

名家
手笔

谭嗣同的风骨与彭晓玲的风格

谢宗玉(湖南)

我跟彭晓玲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十多年前,我还在公安局工作时,她跑到我办公室送书——《红石头的舞蹈》,那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当时给我送书的人并不多,我看得很认真,感觉非常不错。觉得她的文字很有质感,写景摹物,都特别认真到位,写出了事物的真实面貌,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态。与一般的小女子散文和小资写作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要划分的话,那时的她,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了。

我记得她在散文中用了很多白描手法,让自己的感情则不声不响地渗透到这些白描中,读起来很有韵味,很有张力。我当时就认定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尽管表达时能看得出她的艰难,但她要力争把事物写穿写透,把自己倾注在事物上的细微感觉纤毫毕现地表达出来,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在里面。在《红石头的舞蹈》里,她既有自己的艺术标准,也知道好的艺术是什么。她让自己努力去接近,我当时就想,这个作家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广。

而彭晓玲恰是我料想的那样。后来,再看她的文化随笔《苍茫潇湘》,看她的报告文学《空巢》,她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在进步。而且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当初《苍茫潇湘》写的是湖南历史文化名人,现在看来,当初她的这本书除了本身的成功外,其实是为写好系列历史散文《寻访谭嗣同》的一次练兵,一次演习。如何在从容的叙事中,杂夹自己对人物和历史的理性分析,在《苍茫潇湘》里,她有精彩的表现。这本《寻访谭嗣同》,是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而写作历史文化随笔,对女性来说,简直是一种摧残。因为女性感性多于理性,而写历史文化随笔,需要理性多于感性,对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要有精准又独特的判断。写这类随笔,在我看来,至少要克服“五难”,但是很惊奇的是,作为女性作家,彭晓玲把这些困难都克服了。

一是行路难。现在交通发达,作家要去某个地方,再怎么难,与古代比起来,都不算太难。我说的这个难,是说今人要去某个地方,去寻找旧日的时光,做一个时空穿越者,就比较难了。据彭晓玲说,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她去的那些地方,由于城市翻新扩建,跟谭嗣同当年生活的场景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了,甚至连当年的一鳞半爪都找不出来。惟一的就是今人还照古时月,站在今日那些高楼大厦面前,要让自己的情感与古人的情感重叠合拍,只能靠想象力了。尽管这非常难,但《寻访谭嗣同》对场景的复原,以及对时空的沧桑变化,把握得非常精准。让人如亲临其境,时而跟着古人的呼吸而呼吸,时而跟着彭晓玲的感叹而感叹。于是,阅读此书时,就仿佛看见彭晓玲从某扇历史之门,真的走进了谭嗣同的生活中去了,去接近他,接近他的亲朋好友,成为他们生活的参与者。

其二,写历史随笔,收集整理素材特别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伟人,研究他的资料和作品,其实已有很多了。然而,材料越多,研究他的人越多,对彭晓玲来说,写作的难度就越大。这些材料摆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在短时间内,要全部梳理一遍,自会看得她眼睛发花,头脑发晕。而要从这些材料中,选择对自己写作有用的素材,则又是一番痛苦。对学者而言,可以述而不作,只要把原始材料整理好,以及古人对这些材料是怎么评价的,就可以了。但对作家来说,却不行。一篇



窗外 苗青摄

一生带着 的女子

耿艳菊

坐在清晨的桌前,浏览博客,那是一篇关于朱天文的文章,名字叫《一生只讲一个故事》。几年前的旧文,读起来依然让人感怀万端。清宁的时光,思绪纷飞,突然就想起读过的白音格力的一篇旧文,文章里的一个古雅的故事。

有一女子生在清贫之家,她出生后家中的太奶奶却阔绰地置办花草。太奶奶说,添了女娃,该养花。后来,太奶奶又陪她读古书,教她礼仪。女子长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是大家闺秀范。

这位太奶奶真有见地。她说,女子要一生带着花气。

我想,这花气,并不是外表上的与花亲近,而是从心底里衍生出来,真正成为一朵雅致安然、仪态万方的花。花的精气神刻在骨子里,化在灵魂里,散发出花朵的馨香,而成为为人处世,行走人间的美好气场。

而朱天文,这位台湾的女作家正是这样带着花气的女子,从给人的印象到灵魂都被花香萦绕着。

看她年轻时的照片,又明朗,又净美,又大方。当青春的芳华不再,曾在电视上看到过人至中年的她,一身素衣,朴实无华,却让人觉得万分妥帖,处处优雅,处处智慧。她的言语,她的微笑,甚至她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都美丽得恰到好处。

她出生在文学家庭里,高中时就开始创作了。创办了《三三集刊》、《三三杂志》,写出了《淡江记》、《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巫言》等等文学著作,并与侯孝贤导演合作了很多电影作品,如《恋恋风尘》、《悲情城市》。

如此成绩卓然的她,面对生活,她却这样说:过朴素单纯的生活,是为了专注,为了擦亮敏感度。站在左边,也为了能更看清楚右边,并与之对话。也许每一位作者,一生都只在讲一个故事。

面对文学,她没有一丁点傲然。她在小说的序言里这样写: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本身,那些广大的在生活着的人们,总是令我非常惭愧。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当很多人面对这个世界的繁华和躁动,迷茫不已,难以安静的时候,她始终坚持写作是手工业,写作时只能面对一张稿纸、一支笔,唯一的力量只有自己,需要孤独和隔绝,才能抵抗人云亦云。

最喜欢《一生只讲一个故事》的作者称赞朱天文的那两句话,他说:年轻时的朱天文曾被人称赞为惊艳,无论如何让人眼前一亮;电话中的朱天文,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声音里依然透着年轻的朝气与好奇,丝毫听不出岁月蹉跎的痕迹。

岁月可以让一朵花在时光中凋零,却凋零不了一朵花内在的精神。

趣谈 速成诗

江舟

牧笛溪

覃文化

外二首

诺大一篇诗章

让一个牧童

写得那么质朴自然和新奇

他嘴里吹出的

声声竹笛

一下成了诗眼

让满村的画意

极其醒目地铺排进我的心里

那条小溪

也成为了主题之一

绕着这篇文章

一会儿跌宕起伏

一会儿埋伏笔

吊脚楼

千百年的智慧

就这么悬吊在山乡的阳光里

吊起山民们生活的惬意

吊起土家人日子的写意

吊起阿妹精巧的心思

吊起阿哥特别的情意

一个个极具特色的文明符号

撞疼了我的眼睛

吊足了我的胃口

扎进了我的记忆

牧笛溪的鱼

在山的溪的水的心里

居住着一条快乐的小鱼

传说里呼吸,神话里游弋

把一幅幅山水风光洗濯得无比灵气

在你的我的他的心里

潜伏着一条美丽的小鱼

阳光里呼吸,风雨里游弋

把一段段岁月河流拨弄得浪花飞起

我就是那条牧笛溪的小鱼

一条快乐的小鱼

山把我背负,水把我包围

我活得多么写意

草对我依恋,花对我痴迷

我过得幸福甜蜜

素淡之美

王永清

想起了“素淡”一词。素淡是什么呢?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素净淡雅,清淡。还指一种淡泊从容,忘却名利欲望的心境,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一个姑娘路过,新洗的头发,半干,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一条浅黄色的手帕,只是随意地一缠,青丝弥漫,飘逸动人,给人留下一种纯净的感觉。清人沈三白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写陈芸初出场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第一次见自己的未婚夫,也没有刻意打扮自己,而只是素雅淡妆。这样的女人温婉、聪明、贤惠,与之偶遇,仿佛初春的风,拂过你的身边,舒服而愉悦。

素淡犹如一把蔬菜,自然、素朴,却有营养,有滋味儿。每每累了,便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乡下母亲家,搬一张小椅子,静静地看母亲在厨房快乐地忙碌。母亲择菜、洗菜、备料、下厨,母亲烧制的饭菜素朴清淡,不加任何佐料,味道依然恬淡柔和,有着最本真的清香,给人一种贴心贴肺的感觉,日子仿佛就幸福地握在手里。

年轻时喜欢喝咖啡,喜欢那苦、甘、醇等味道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优雅气息,仿佛一杯子的深情,浓得化不开。慢慢年龄长了,却喜欢喝茶,透明的玻璃杯子,一枚枚茶叶朵朵玲珑剔透,如幽兰绽开。汤色温润如玉,慢慢品一口,任茶汤在舌头上循环滚动,丝丝甘甜,淡淡馨香,让人回味无穷。那一刻,纯净的不只是清茶,还有心灵。

素淡是一种简单的欢乐,一种返璞归真后的轻松和愉悦,一种随性诗意的人生情趣。孔子说吃粗粮,喝生水,弯着胳膊作枕头,快乐就在其中了;贾平凹在《生活的一种》里写道:与人交,淡,淡至无味,而现知极味人。门前冷落,恰好,能植竹看风行,能养菊赏瘦,能识雀爪文。七月长夏睡翻身觉,醒来能知了一声了之时,这些素淡,款款而来,让日子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风情起来。

雪小禅说:你若爱一个人,隔着山隔着水远远地欣赏着总是最美的,如此这般就够了。太浓郁了,也就禁锢了,也就乏了,给彼此留一点空间,给心憩息,如此,甚好。男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浓得化不开的情谊,便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距离产生美,淡淡的相处,洒脱而轻松。

喜欢“心素如简,人淡如菊”这句话。素淡是种心平气和的气度,洗去了太多欲望,滤去了太多尘杂,呈现出的清澈明净、清新淡雅之美。当今社会,红尘滚滚,我们常常为世俗所困,一个个暴力向前,难得“素淡”。其实,凡事看淡一点,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累,畅达时不张狂,挫折时不消沉,心存感恩,心怀热爱,自然能品出素淡之美。

作者
简介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草木童心》《老爸,我想把这个世界整明白》《末日解剖》《涂满阳光的村事》《时光的盛宴》等16部专著。